



百年中国儿童文学

名家点评书系

王泉根 / 主编

冰心 / 著

郁达夫、郭风、王泉根 等 / 点评

只拣儿童多处行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只拣儿童多处行 / 冰心著; 郁达夫等点评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2.6

(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点评书系 / 王泉根主编)

ISBN 978-7-5143-0584-5

I. ①只… II. ①冰… ②郁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86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88652号

作 者	冰 心
总 策 划	傅威海
责任编辑	刘春荣 张 霆
出版发行	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	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	100011
电 话	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网 址	www.xdcbs.com
电子邮箱	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	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
开 本	890mm × 1240mm 1/32
印 张	6.125
版 次	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43-0584-5
定 价	14.5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

目 录

1

一只小鸟

3

梦

6

往事（一）

11

寄小读者

25

往事（二）

27

山中杂记

43

我的童年

49

我参加了一次动人的会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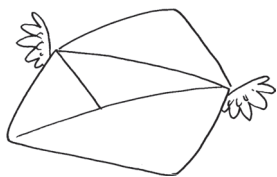
52

京戏和演京戏的孩子

57

和演戏的孩子一起看戏





60

莫斯科河畔的孩子们

63

中野绿子和小慧

66

一寸法师

70

只拣儿童多处行

72

王忆慈

77

感谢我们的语文老师

80

咱们的五个孩子

96

乌兰托娅的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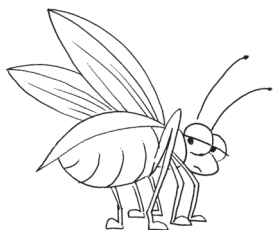
101

老舍和孩子们

107

腊八粥





110
我的童年

122
童年杂忆

132
灯 光

134
书给了我快乐和益处

136
祖父和灯火管制

138
绿的歌

140
意外的收获

143
童年的春节

147
霞

149
漫谈过年





点 评

154

冰心的散文

156

评《霞》

158

冰心与《寄小读者》

166

评《山中杂记·说几句爱海
的孩气的话》

170

冰心的《寄小读者》

175

评《腊八粥》

178

评《绿的歌》





冰心

(1900 — 1999)

福建福州长乐人，原名谢婉莹，笔名冰心、男士等。现代著名诗人，作家，翻译家，儿童文学家。

冰心是中国 20 世纪杰出的女作家。她从 1919 年“五四”运动开始，在长达八十年的文学生涯中，创作了大量散文、诗歌和小说，其作品以独特的风格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。1919 年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《两个家庭》，此后，相继发表了《斯人独憔悴》《去国》等探索人生问题的“问题小说”；同时，受到泰戈尔《飞鸟集》的影响，写作无标题的自由体小诗。这些晶莹清丽、轻柔隽逸的小诗，后结集为《繁星》和《春水》出版，被人称为“冰心体”，成为永恒的经典。冰心的散文，语言清丽典雅，行文行云流水，文言与白话融为一体，浑然天成，形成明快凝练的抒情风格。

冰心的主要译著有：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《泰戈尔诗选》《吉檀伽利》《园丁集》，黎巴嫩著名诗人纪伯伦的《先知》《沙与沫》。

在清新的空气中，灿烂温暖的阳光，照在两岸整齐高大的建筑物上。（《莫斯科河畔的孩子们》）



大夫说是养病，我自己说是休息，
只觉得在拘管而又浪漫的禁令下，
过了半年多。（《山中杂记》）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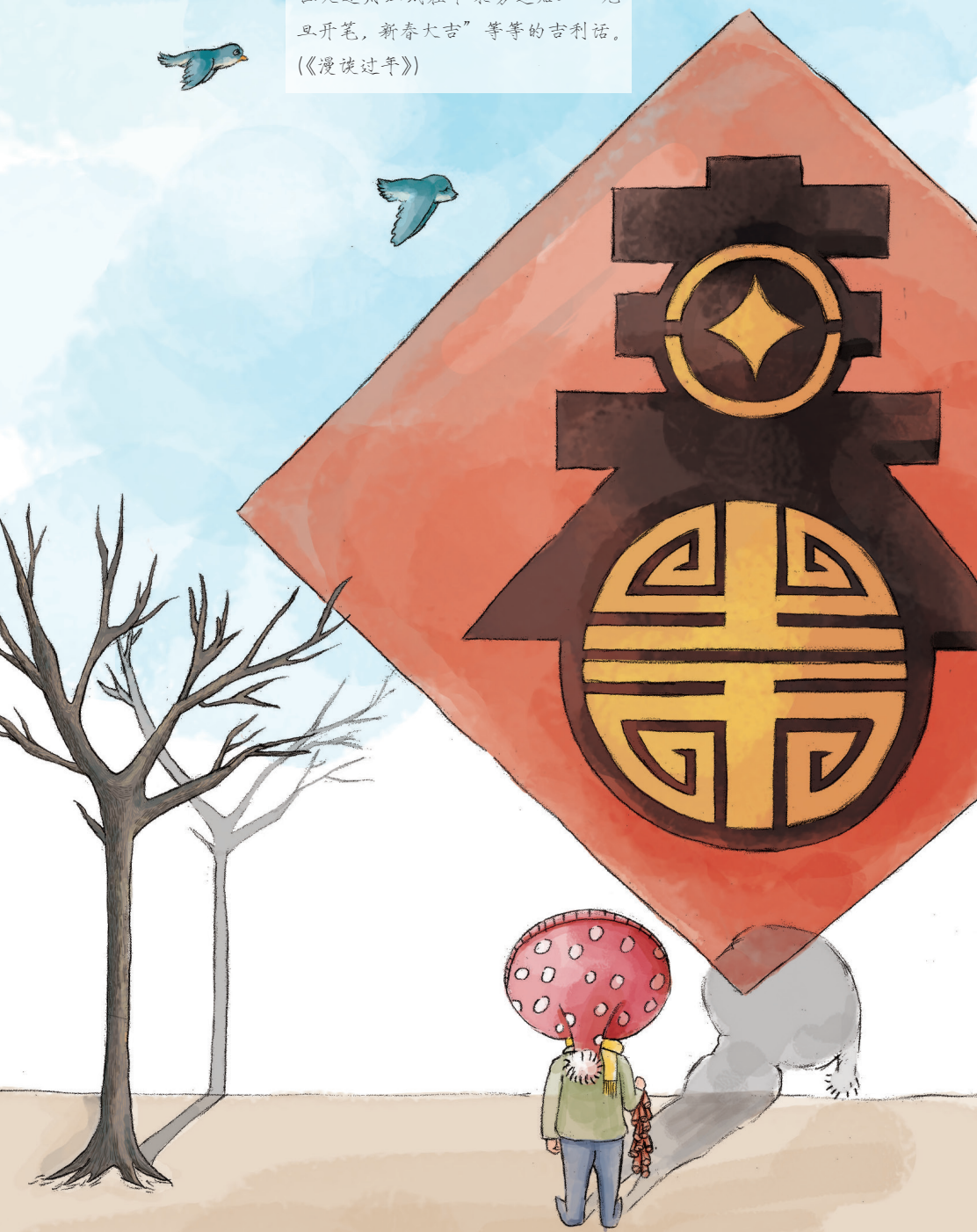
孤儿们收到的信件，我看了有上百封，不止一次地我流下了感动的热泪。（《咱们的五个孩子》）



我也告别了我的耳鬓厮磨的大海，
离开烟台，回到我的故乡福州去了！
（《我的童年》）

祖父还用红纸在书桌旁边贴上“元旦开笔，新春大吉”等等的吉利话。

(《漫谈过年》)





一只小鸟

——偶记前天在庭树下看见的一件事

有一只小鸟，它的巢搭在最高的枝子上，它的毛羽还未曾丰满，不能远飞；每日只在巢里啁啾着，和两只老鸟说着话儿，它们都觉得非常的快乐。

这一天早晨，它醒了。那两只老鸟都觅食去了。它探出头来一望，看见那灿烂的阳光，葱绿的树木，大地上一片的好景致；它的小脑子里忽然充满了新意，抖刷抖刷翎毛，飞到枝子上，放出那赞美“自然”的歌声来。它的声音里满含着清—轻—和—美，唱的时候，好像“自然”也含笑着倾听一般。

树下有许多的小孩子，听见了那歌声，都抬起头来望着——



这小鸟天天出来歌唱，小孩子们也天天来听它，最后他们便想捉住它。



它又出来了！它正要发声，忽然嗤的一声，一个弹子从下面射来，它一翻身从树上跌下去。



斜刺里两只老鸟箭也似的飞来，接住了它，衔上巢去。它的血从树隙里一滴一滴的落到地



百年中国儿童文学

名家点评书系

上来。

从此那歌声便消歇了。

那些孩子想要仰望着它，听它的歌声，却不能了。

（原载 1920 年 8 月 28 日《晨报》）



梦

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涯，真是如同一梦罢了！穿着黑色带金线的军服，佩着一柄短短的军刀，骑在很高大的白马上，在海岸边缓辔徐行的时候，心里只充满了壮美的快感，几曾想到现在的自己，是这般的静寂，只拿着一支笔儿，写她幻想中的情绪呢？

她男装到了十岁，十岁以前，她父亲常常带她去参与那军人娱乐的宴会。朋友们一见都夸奖说：“好英武的一个小军人！今年几岁了？”父亲先一面答应着，临走时才微笑说：“他是我的儿子，但也是我的女儿。”

她会打走队的鼓，会吹召集的喇叭。知道毛瑟枪里的机关。也会将很大的炮弹，旋进炮腔里。五六年父亲身畔无意中的训练，真将她做成很矫健的小军人了。

别的方面呢？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，她却一点都不爱。这也难怪她，她的四围并没有别的女伴，偶然看见山下经过的几个村里的小姑娘，穿着大红大绿的衣裳，裹着很小的脚。匆匆一面里，她无从知道她们平居的生活。而且她也不把这些印象，放在心上。一把刀，一匹马，便堪过尽一生了！女孩子的事，是何等的琐碎烦腻呵！当探海的电灯射在浩浩无边的大海上，发出一片一片的寒光，灯影下，旗影下，两排



儿沉豪英毅的军官，在剑佩锵锵的声里，整齐严肃的一同举起杯来，祝中国万岁的时候，这光景，是怎样的使人涌出慷慨的快乐的眼泪呢？

她这梦也应当到了醒觉的时候了！人生就是一梦么？

十岁回到故乡去，换上了女孩子的衣服，在姊妹群中，学到了女儿情性：五色的丝线，是能做成好看的活计的；香的，美丽的花，是要插在头上的；镜子是妆束完时要照一照的；在众人中间坐着，是要说些很细腻很温柔的话的；眼泪是时常要落下来的。女孩子是总有点脾气，带点娇贵的样子的。

这也是很新颖，很能造就她的环境——但她父亲送给她的一把佩刀，还长日挂在窗前。拔出鞘来，寒光射眼，她每每呆住了。白马呵，海岸呵，荷枪的军人呵……模糊中有无穷的怅惘。姊妹们在窗外唤她，她也不出去了。站了半天，只掉下几点无聊的眼泪。

她后悔么？也许是，但有谁知道呢！军人的生活，是怎样的造就了她的性情呵！黄昏时营幕里吹出来的笳声，不更是抑扬凄婉么？世界上软款温柔的境地，难道只有女孩儿可以占有么？海上的月夜，星夜，眺台独立倚枪翘首的时候：沉沉的天幕下，人静了，海也浓睡了，——“海天以外的家！”这时的情怀，是诗人的还是军人的呢？是两缕悲壮的丝交纠之点呵！

除了几点无聊的英雄泪，还有什么？她安于自己的境地了！生命如果是圈儿般的循环，或者便从“将来”，又走向“过去”的道上去，但这也是无聊呵！



十年深刻的印象，遗留于她现在的生活中的，只是矫强的性质了——她依旧是喜欢看那整齐的步伐，听那悲壮的军笳。但与其说她是喜欢看，喜欢听，不如说她是怕看，怕听罢。

横刀跃马，和执笔沉思的她，原都是一个人，然而时代将这些事隔开了……

童年！只是一个深刻的梦么？

一九二一年十月一日

（原载《小说月报》1923年第14卷第4号）